

大学路上的复旦旧书店:年轻读者占八成以上 发现一本好书,慢慢回到阅读世界

正值周末,高三生杨溢一早从松江的家出门,十点半赶到杨浦区的复旦旧书店,脸上是淘书的真挚与兴奋。习惯了网上购书,这是他第一次逛旧书店。沉浸其中,杨溢已经挑选了一个半小时,手里拿着上下册的《唐诗选》,还不舍离去。为什么要逛旧书店?他说:“本身很喜欢文史哲,而旧书有不同版本可以参考,设计也不同,而且旧书店真的很划算。”

从天津来上海旅游的董晓璠带着母亲和两个女儿,推开了复旦旧书店的门。她们原本计划去复旦大学逛逛,没想到先被大学路(伟德路段)上谜芸馆、复旦旧书店、悦悦书店等书店群吸引住了。女儿孙一萧今年10岁,近期喜欢读《哈利·波特》《阿尼亚传奇》等,拿起《王子复仇记》《百万英镑》也看得起劲。80后董晓璠看到了小时候的书——《十万个为什么》系列,不由感慨:“这里是几代人可以逛的书店。”

在今年初颁发的首批七家“旧书新知·上海市特色旧书店”中,唯有复旦旧书店和犀牛书店两家是民营的,其生命力可见一斑。记者探访发现,在复旦旧书店,来自附近高校、天南海北的读者们纷至沓来,一家老少、年轻学子、耄耋老人穿梭在“书山”中。这里的年轻读者占八成以上,每日更新书目二三百本。店主张强的手机不时响起微信电话,大多是来咨询捐售二手书的,他耐心地回复每个问题。“微信里加了一万多个人了,日常就是收书、卖书不停歇。”

这里不仅是一处旧书店,更是师生居民的群体记忆载体,是学术世界的民间阅览室,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书香地标。

搬到新址后,来了更多新朋友

由于复旦南区老街区改造,复旦旧书店搬到大学路来已经3年了,不变的是,店主张强一直坐在店里等待新老读者到来。店里仍以学术书为主,附近复旦、财大、同济、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经常来。店面仍保留了老店面的双层设计,环装书架与整齐垒起的书堆还原了“书山”的形态。谈到最近的热门书,他说:“周易方面的书籍好像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了,前一阶段是王阳明的书,大家很喜欢看,其他还是以学术类书籍为主。”

搬到新址后,年轻的读者增多了。“以前老店在二楼,需要老朋友之间口耳相传,现在有了门面,加上大学

路地段比较有活力,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年轻客群,节假日游客也增多了。我们是旧书店,最怕的就是你不进来,其实只要你走进来,就会有一定的概率被我们的书吸引。”张强的妻子张芹帮着一起打理书店,她告诉记者,“哪怕是角落里的书,读者都翻得很仔细,没多久就需要重新整理。”

“我们是面向学生的书店,价格尽量让他们能承受得起。”一名学生购买了《张爱玲散文集》等四本书籍,张强说一共29元,对方没有想到,有些吃惊。“有本书封面没有了,就不算钱了。”复旦旧书店还有“资料阅览室”的功效,一些价格上千的古籍书,张强会让有需求的高校老师免费拍照,“毕竟这些资料的最大价值,就是为学者所用”。

让他感慨的是,开了这么多年书店,交了太多好朋友。“有人愿意免费赠予我们几大箱书,还有人平常路过就要打声招呼,我们坚持了26年,送走了一代又一代,也迎来了一代又一代,想想蛮自豪的。”

仓储“双城记”开启线上线下模式

做二手书行业,对仓储需求很高。张强也不讳言,搬迁后销售量比不上以前,但相比整体书业市场,复旦旧书店算是发展比较稳定的。面对巨量图书,除去江湾体育场的仓库,在苏北响水县老家另开了一个仓库,可以说是一场仓储“双城记”。

今年六月开始,复旦旧书店依托苏北仓库开启网店模式,覆盖全国读者,海外也有涉及,收藏价值高、稀缺的旧书在线上颇受欢迎,几个月以来效益很不错。而临近书店的仓库供应上海大学路的实体店,学术价值高的书目优先在线下展售。“其实我在上海这边收的所有书,是希望每一本都能铺开来让读者来挑选的,但空间有限,需要做减法。”张强说。

“新书店更容易成为人们最终网购的参照物,而旧书店既能卖新书店有的书籍,也能卖新书店已经下架的旧版本,满足人们不同的找书需求,这是一大竞争力。”张强做旧书26年,落下了“职业病”,左肩留有韧带撕裂,不能做大幅度或抗压动作。以前上门收书,最重能把80斤的旧书,从五六楼一袋袋扛下来,而目前基本需要妻子张芹代为收书,“她对新一点的书更感兴趣”。

保持传统但并不守旧

“就让他们漫无目的地淘书吧,在



淘书中被书籍吸引。”在张强看来,旧书店为读者提供了最本真的逛书店的方式。这里书多而杂,“有人想要最快速度把一本书找出来,但我更希望他们一本本自己去寻。”

保持传统是复旦旧书店的一个特色。“我一定要把老样子给留下,让大家不管过了多少年再走进来,还是那家书店、那个人,我们坚持了下来,这就是复旦旧书店的价值体现。”张强动

情地说。

尊重传统但并不守旧,这些年来,复旦旧书店在文商旅展融合方面,也做了不少探索。比如,在大学路市集上摆书摊,在KIC知识艺术节办旧书展,带旧书参加庙会等,都是在不断扩容旧书的朋友圈。张强始终不忘早些年与老学者们的交往。“很多老先生哪怕写一本很薄的小册子,都是花了很多年的功夫,所以若

千年后他们仍旧可以清楚表述书中的某一章节。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能很难做到这样的专注,那就从让大家发现一本好书开始,慢慢回到阅读的世界。”张强笑着说,“让更多人回归阅读,是一个很大的梦想,但我是想着从自身做起,能够影响一个人就一个人,能够影响两个人就两个人。”

■孙彦扬
(来源:文汇报,配图为资料图)



“我想永远继续新闻记者的生活” “爱国赤子 新闻巨擘:戈公振 135 周年诞辰纪念展”正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进行

“我想永远继续新闻记者的生活。”走进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五楼展厅,“爱国赤子 新闻巨擘:戈公振 135 周年诞辰纪念展”里,戈公振的这句话触动人心。今年是新闻学家戈公振诞辰 135 周年,纪念展汇集逾 200 件展品,以回溯性视角带领观众走进戈公振的传奇人生,感受他四十五载生命承载的时代使命,体验他用脚步丈量的斑斓世界,捕捉他笔锋下、镜头中的所思所想。

戈公振(1890—1935年),原名戈绍发,字春霆,号公振,江苏东台人,他以记者、学者、教育者的多重身份,毕生致力于革新报业、著书立说、培育英才,其扛鼎之作《中国报学史》开创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先河。

中国新闻史学会创始人方汉奇为展览题写“爱国赤子 新闻巨擘”,展览以戈公振的生平事迹为线索,分八个单元深入探索他在记者生涯、中外交流、抗日斗争、新闻教育与研究等方面的开创性成就,展示他如何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

此次展览首次大规模公开戈氏后人珍藏,并在上海图书馆、梅兰芳纪念馆、解放日报社、东台市博物馆等单位支持下,汇集众多罕见戈公振与亲友的书信、戈公振西行纪念品、戈公振收藏的剪报以及珍贵的历史照片与明信片。《爱国赤子 新闻巨擘——戈公振文献史料图集》同期出版,首次以传记方式大批量披露戈公振生平文献史料并作详细解读,

以作展览之补充。

戈公振作为新闻记者、新闻学者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新闻学院教授秦绍德认为,他是一个研究型的新闻记者和具有实践经验的新闻学者。作为新闻记者,他不满足于一般的采写编评,总要做点创新的事情。他在《时报》首创《图画周刊》,在《申报》筹办图书资料参考部,剪报资料室实际上是“新闻准备库”,为深度报道准备了丰富的背景材料。解放日报资料室的前身,就是戈公振创办的申报资料库,其中不少专题资料现已被印成历史研究丛书。

作为新闻学者,戈公振不仅依据自己长期收集积累的新闻报刊撰写中国报学史,而且还千方百计利用时机到欧美各国考察新闻事业。所以他写

出的新闻著作是有实践基础的,是有历史、国际视野的。前几年被意外发现,现已正式出版的《世界报业考察记》也是如此。

2017年,戈公振侄外孙孙戈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戈公振文献史料时意外发现《世界报业考察记》佚稿,并为之释读整理。“近40年来搜集公振先生的手稿、书信、照片、报刊和旧版书籍,让我更全面地了解他,认识他的新闻思想、新闻实践理论;在参与公振先生纪念展的过程中,更让他的一生宛如一部纪录片映在眼前,犹如与他在跨越时空交往,接受到精神和思想的熏陶。”展览开幕式上,为展览提供大量资料、展品的孙戈再度将自己珍藏的一封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致戈公振信函捐赠博物馆。这封信写于1919年5月15日,

杜威在信中夸赞了时报馆高超的印刷技术,戈公振当时在时报馆任职,次年《时报·图画周刊》创刊,此信于10月8日发表。

“1935年韬奋先生写信给公振先生,请他回来重新筹办《生活日报》。10月15日回国后,他因病住院,在病危临终前吃力地、用断断续续的话跟韬奋说:在俄国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回来……国难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他至死不忘‘我是中国人’!”孙戈提到展览尾声呈现的“我是中国人”五个字,“这五个字燃烧着公振先生救国启民的信念之火,我想直至今今天,依然热烈”。纪念展向公众免费开放,展期至2026年1月22日。

■施晨露
(来源:解放日报)